

# 為「活著」的世界 ——「末世」網路小說論<sup>1</sup>

陳立群<sup>2</sup>

**摘要：**「末世」是網路小說中正在成長的一個類型。它反映了當下社會現實中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職能及其工作狀況的新變化，以及人們相應的心理體驗與行為反應。本文以「活著」在「末世」小說中的呈現和表達為基點，試圖揭發其中的內蘊。「活著」是「末世」小說的生存體驗，也是它的生存信仰，還是它的生存困境。「末世」小說必須終結「活著」的意識形態霸權，才能真正成為「末世」，進而，催產本土化的「末世」圖景，改造傳統文化觀念，誘導大眾心理構造，潛移默化地成為未來「烏托邦」建設的一種預備。

**關鍵詞：**「末世」、網路小說、「活著」

---

<sup>1</sup> 收件日期：2020/04/19；修改日期：2020/08/20；接受日期：2020/09/22

<sup>2</sup>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 The World only for Living --On the “Apocalypse” Network Novels<sup>3</sup>

Chen, Li-qun<sup>4</sup>

**Abstract:** “Apocalypse” is a growing type of online novels. It reflects the new changes in the status, function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ordinary workers in the current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people. Based on the 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living” in “Apocalypse” novel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ose its inner meaning. “Living” is the survival experience of the “Apocalypse” novel, its belief in survival, and its survival predicament. “Apocalyptic” novels must end the “living”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order to truly become “end of the world.” In turn, they induce localized “Apocalypse” vision, transform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induc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asses, and subtly become the future “utopia” construction.

**Keywords:** “Apocalypse”, online novels, “alive”

---

<sup>3</sup> Received: April 19,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0, 2020;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0

<sup>4</sup>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Guangzho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一、大陸網路「末世」小說之緣起與變遷

「末世」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裡的重要觀念。基督教認為，人的歷史，必將終結；人類須經末日之審判，方能洗清罪孽，抵達天國。「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sup>5</sup>自中世紀以至現代，「末世」都是西方文學藝術的重要主題。疫情期間常被人引用的加繆的《鼠疫》，就是「末世」的變形。而二戰後的東西方陣營對峙、核毀滅的威脅，冷戰結束後的生態危機，等等，更刺激著各種「末世」圖像的持續生產。《異形》、《行屍走肉》、《星際穿越》，等等，這些流行的大眾文化產品都或明或暗地帶著「末世」的烙印。

但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並沒有「末世」這一概念。確切地說，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就沒有「終結」這樣的概念。所謂的「終」不過是新的「始」，所謂的「結」不過是又一個「起」。「陰盡了便是陽，陽盡了便是陰」，陰陽交泰，一氣流轉，大道運化，生生不息。而當西風東漸，西方文明深深浸染了中國傳統的時候，在中國現代主流文學與文化中，「進化論」是壟斷性的主題，「未來」是歷史發展的目標與人們的追求，「末世」被排擠被無視。直至國門重開，改革開放大潮奔湧，西方流行文化流入，「末世」才漸漸被人所熟悉。

而大陸網路文學中，「末世」小說的最初的緣起已經難以考據了。讀者們推許的早期「末世」經典，如《末世狩獵者》（2006年）、《黑暗血時代》（2008年）、《狩魔手記》（2009年）、《廢土》

---

<sup>5</sup> 《聖經·彼得後書 3:12-13》，現代標點和合本。

(2010 年) 等等，其實都是事後的追認，這些作品初始與其是說作為「末世」小說、不如說是作為「科幻」小說出頭露面的。這至少反映了網路文學發展初期「末世」小說的兩個問題：第一，沒有獲得廣大的讀者關注；第二，作品的「末世」特徵尚不成熟，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類型。

直至 2012 年——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之年——到來前後，「末世」才驀然成為一個流行的標籤，大量湧現。非天夜翔的《二零一三》(2011 年)、咬狗的《全球進化》(2012 年)、水千丞的《寒武再臨》(2013 年) 等「末世」名作就是這個時候陸續問世的。此後「末世」的影響與日俱增，作品數量暴漲，內容也更蕪雜，衍化出形形色色的流派。包括：(1) 廢土文。核戰或其它毀滅性武器發動的大戰之後，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被徹底破壞，世界成為無法生育與無法發展的廢墟，劫後餘生的人類陷入爭奪生存資源的殺戮。代表作如《狩魔手記》、《廢土》。(2) 喪屍(生化)文。人或其它生物遭遇病毒感染，死亡、變異、進化，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致命敵人。人類艱難地與強大的異化他者持久鬥爭。代表作如《二零一三》、《全球進化》、《寒武再臨》。(3) 末世種田文。某一天災人禍導致人類世界生產線的全面斷絕，糧食生產與食物供應陷入絕境。主角得到意外機緣，得以開展生產基建，拯救末世。等等。這些流派的分別並不嚴格，彼此之間常有交集融合，而在此之外也還有更多形式的漫衍，例如與玄幻文結合，有末世異能文；與修真文結合，有末世修真文；還有與系統文、快穿文的結合，等等。

但是，雖然流播日遠，「末世」卻始終沒有像歷史、玄幻、懸疑等類型，或穿越、種田、美食等亞類型一樣，成為一個有穩定的

獨特的敘事形態的「類型」，很多時候，它只是作為一個「標籤」，附在「系統」、「快穿」、「重生」等眾多標籤之後，成為諸類型文的一個「背景」，「末世」的主題幾乎湮沒無聞。這也是「末世」小說內容蕪雜、形態多變的一個原因。從而，常常會聽到讀者抱怨，許多「末世」小說根本不像「末世」小說，而是玄幻、言情的換裝。即便是被視為「末世」小說風標的《二零一三》，其令人矚目之處與其說是「末世」，不如說是它科幻、玄幻、懸疑、耽美等糅合的新異型式，以及主角之間天真而深摯的愛情。<sup>6</sup>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究其根本，是「末世」小說尚缺乏「一種內在確定性」（亞里斯多德），即一個獨立的社會——哲學——審美內涵。邵燕君指出，網路小說的「類型」，一方面是傳統文化心理的沿襲，另一方面是強烈的現實焦慮的凝聚。<sup>7</sup>而「末世」的思想觀念本身在我民族文化傳統裡沒有深厚的基礎，「末世」小說的發生與流行等又多是出於對西方流行文化的獵奇追風，<sup>8</sup>這使得網路「末世」小說根基薄弱，缺乏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除了對西方「末世」題材影視作品的模仿之外，往往只能是對其它類型的網路小說的借用剿襲。

然而，讀者們的抱怨，又說明，「末世」正在漸漸成型，讀者

---

6 蕭映萱：〈顛覆「傾城之戀」，重寫末世文明——評非天夜翔《二零一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2期（2019年4月），頁133-134。

7 邵燕君：〈網路文學的「網路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第52卷第1期（2015年2月），頁143-152。

8 如蕭映萱就指出，非天夜翔的《二零一三》「最令讀者印象深刻的便是一幅幅科幻大片似的末日圖景，其中的文化基因或許來自哺育『80後』長大的美國科幻和好萊塢作品」。蕭映萱：〈顛覆「傾城之戀」，重寫末世文明——評非天夜翔《二零一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頁133-134。

已經對它的內容與形式有一定的普遍的共同的要求。而正如邵燕君所說，「類型」，「傳達著一個時代的核心焦慮，攜帶著極其豐富的時代資訊」<sup>9</sup>，所以，「末世」的成型，又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現實的發生發展，一種新的社會體驗與心理的形成，一種新的應對行為模式與心理反應模式的構造。「末世」愈來愈清晰。一種本土的「末世」即將誕生。

那麼，這個「末世」包含著什麼呢？它將帶來什麼呢？

## 二、「艱辛」的「活著」

在《起點》的一個「末世精品」書單裡，推薦者對當前的「末世」小說創作表示了不滿，因為這些「末世」小說裡主角金手指大開，大殺四方，「生活一點緊張感都沒有，這還叫什麼末世，末世當然是生活困難日子艱辛，一步步艱難走過才叫末日行嘛，主角活的比都市還享受，要什麼有什麼叫啥末世文……」<sup>10</sup>可見，在讀者心目中，艱難求生是「末世」的一個基本的指證。事實上也是如此。各式「末世」文的世界設定都是一個關於人的地獄模式。在其中，生存變得無比困難艱巨：隨時隨地都得準備應對敵人；食物短缺，土地枯竭，氣候惡劣；衣食住行以及生產勞動工具，都倒退回最原始最粗糙的形態……主角要付出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勞動，忍受難以想像的噁心，遭遇不計其數的傷痛，才能把握住一線活下去的生機。

然而，作為「YY」，作為「爽文」，網路小說為什麼要追求

---

<sup>9</sup> 邵燕君：〈網路文學的「網路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第 52 卷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148。

<sup>10</sup> 《起點中文網》「末世精品」書單：<https://book.qidian.com/booklist/detail/533026>（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苦難書寫？對讀者與作者來說，他們多數成長於改革開放之後，不可能有余華的《活著》或虹影的《饑餓的女兒》似的掙扎求生的生活經歷，這些關於生存艱難的書寫並不是現實生活的記錄，也不是切身體驗的傾訴。那麼，這種艱難求生的書寫，目的何在？

在初始的「末世」小說中，「艱難求生」的書寫可能大多還是一種生存奇觀的展示，如同那些《野外求生》、《荒島生存》之類的真人秀，通過虛擬一種嶄新的——或者說是老樣式的、原始的、野蠻的——生存環境，進行生存演練，展示極盡可能的生存技術與花樣。然而，伴隨著現實社會中資本的力量的壓倒性壯大，階層固化日益明顯，這種「艱難求生」逐漸成為一種真切的情感共鳴。在「996是修來的福報」的當下，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活裡橫亘著沉重的勞動負擔，體力與腦力被耗盡，時間與空間被壓榨。然而，如果失去這份沉重的勞作，生活本身就是更沉重的負擔！從而，「末世」的極端困境中的艱難求生就成為人們確實的生活體會。尤其是2010以來，伴隨著網路與電子設備的普及，網路小說閱讀已經成為最廉價的娛樂消費之一，讀者日益增多，日益低層化。他們亟需在網路小說中釋放自己在現實生活裡遭遇的重重壓迫。網文裡那些屢被詬病的日益氾濫的「霸總」、「豪門」的白日夢，並不正是官方題材管控的限制、擠壓的結果，實際上也是日益擴大的底層化的廣大讀者的自慰。以及，那些修真文、娛樂圈文裡的百用不厭的「升級打怪」敘事，也不過是下級階層上升的野望的預演。而「末世」則通過對生存焦慮的正面書寫，以極端的場景來放大、誇大這種情緒，而使讀者獲得一番淋漓盡致的情感宣洩。因此，「末世」的「艱辛」的活著，漸漸獲得它的真實性與現實性。

於是，我們會看到，有讀者在要求「寫實的末世文」。如何向

完全烏有的「末世」要求「真實」？怎樣的「真實」？這位女網友說，「沒有異能沒有系統，講的是，主角一個人在末日，掙扎的活下去，孤寂的，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在慘無人道的默默的活下去」。<sup>11</sup> 很明顯，這就是她自身的生存感受，而她在要求它得到表達，她覺得一個「正確」的「末世」文可以表達、應該表達。

從而，「末世」文也就從這裡得到了它的規定，得到了那個「內在的確定性」：對新一代勞動者生存體驗的書寫與表達。

同時，在讀者這樣的要求與期冀裡我們也看到，人及其存在在「艱難求生」裡被簡化了，僅僅是「活著」，「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有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社會充斥著一種集體性的「生存焦慮」，這種生存焦慮，包蘊了社會的、哲學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的內容。<sup>12</sup> 可是，在「末世」小說裡面，這種「生存焦慮」首先地、直接地簡化為對個人的物質性生存的持續可能性的焦慮：「活著，還是死亡？」這裡這個問題並不是追問生命的意義，討論「活著」值不值得、有沒有意義？而是惶恐「活著」能不能夠、可不可以？「末世」的設定，將人置入生命隨時垂危的險境，從而把人的肉體生存問題強行置頂，成為首要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排斥了其他考慮，使人的生活成為「活著」，使「活著」成為「僅僅為活下去而活下去」的「活著」。人因此發生了生物性還原，重新成為一種動物。大概因為如此，那些在網路世界裡點亮了「末世」標籤的作品，《二零一三》、《全球進化》、《寒武再臨》，都是生物學的「末

<sup>11</sup> 《百度貼吧·末世小說吧》：<https://tieba.baidu.com/p/5092589599>（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sup>12</sup> 晏暉：〈現代性場域下生存焦慮的生成邏輯〉，《探索與爭鳴》，第3期（2020年3月），頁84-92。

世」——人類在進化的路程中掉隊了，不再高踞食物鏈之首。

「末世」小說的這種生物性簡化，或許，並不一定是由於網路小說讀者與作者的視野狹隘、精神平庸。阿倫特指出，人類生存的困境是一種政治處境，二十世紀社會的問題是將其簡化為生物性處境。<sup>13</sup> 而汪民安也指出，僅知道活著的活著，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者的宿命：「他僅僅是活著而已，僅僅是作為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活著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它活著，僅僅是作為動物而活著，而且是作為能夠被利用的動物而活著，就是做牛做馬地活著。」<sup>14</sup> 所以，「活著」，是社會體制與資本早已安排就緒的人的軌道，「末世」只不過是揭發了真相？

但是，「末世」的設定，各種超現實的「艱險」——喪屍、病毒、核戰、外星人入侵等等——的渲染，又使得這個僅為活著而活著的艱難的真實成為一個非現實的虛影，一種幻想，一個閒暇時消遣的景觀。並且，這個單一的為「活著」的「末世」生存還因此反轉過來，映照著讀者的當下現實：如果「活著」就是人的存在的唯一追求，如果「末世」只是因為「活著」的持續可能性急劇縮小而成為「末世」，那麼，「活著」的現世、哪怕僅僅是「活著」、只有「活著」而其餘都被剝奪了的現世也是可貴的了。現世因此變得可以忍受，甚至成為理想的烏托邦。比如月下金狐的《末世掌上七星》寫主角從末世重生回到現世，回顧自己的現世生活：「那時，自己還是個剛畢業的實習生，一個月拿著幾百塊的工資，窩在父母

<sup>13</sup> 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江蘇：譯林出版社，2007年），頁48-54。

<sup>14</sup> 汪民安：〈何謂「赤裸生命」？〉，《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6期（2018年11月），頁95。

留給自己的這一間快要拆遷的舊樓裡日日叫苦。」但這樣窘迫的日子，與末世兩相對照，卻成為不可複現的幸福了。就連桌上那碗未吃完的泡麵，毫無營養的垃圾食品，在末世也是「奢侈的食物，甚至要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sup>15</sup> 從而，有讀者感歎：「看看這末日，世界似乎變得更好了。」<sup>16</sup>

於是，一個奇妙的「乾坤大挪移」魔術發生了：「艱辛的活著」的書寫，使讀者與作者生存現實的艱辛不再艱辛，活著不再沉重。人們得到了解脫。「艱辛是他們的，而我們什麼也沒有。」「艱辛的活著」被封存在「末世」之中，作為一個遙遠的幻影，脫離了我們的真實人生。這現實的生存從而變得可以接受了，甚至，可以是幸福的、快樂的。網路小說的「爽文」機制，仍然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

### 三、破壞的權力

與這「艱難求生」並立的，是「末世」的又一基本指徵：「無序」。「無序」首先是國家、政府、軍隊、員警等傳統權力機構的崩潰瓦解，乃至整個權力體制的失效。這個失效，有的是因為敵人強大，摧毀了國家機器，有的是因為生存環境險惡，舊有權力體制不再具備分配生存資源的能力，喪失了威信。接踵而至的，是倫理道德乃至整個文明體系的崩潰。《黑暗血時代》這樣描繪「末世」：「原本的社會形態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中轟然崩塌，無所謂秩序，

---

<sup>15</sup> 月下金狐：《末世掌上七星》，《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560218&chapterid=1>（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sup>16</sup> 天下飄火：《黑暗血時代》的推薦書單《讓人難忘的末日文》，僅限《起點讀書》APP 閱覽，故無網址（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無所謂道義，保命和逃命成為整個恐怖之城的主旋律。」（《黑暗血時代》第四十章）；《狩魔手記》的內容簡介說：「核戰過後，殺戮開始蔓延到整個世界。人間秩序開始瓦解，弱肉強食成為第一原則。」<sup>17</sup>

而「無序」的書寫的意義是什麼呢？

有相當一部分讀者認為，「無序」的書寫是「自由」的可能性的提供，因為它將打破舊有的權力分配體制，而給予下層人士機遇：「末世文不外乎現存文明的崩壞，新生文明在自己的見證中興起。屌絲能把富豪踩在腳下，美女能夠予取予求。一切都回歸最始，所有人都站同一起跑線。」<sup>18</sup>並對此表示肯定和歡迎。這種觀念這種情緒在網路小說中其實並不罕見，許多別的類型小說，例如玄幻、修真等類型小說的世界設定也有同樣的用心。實際上，作為「YY」，網路小說就是改寫世界權力體制的白日夢。「YY」就是對現實世界的一場虛擬革命。而「末世」的「無序」提供的這種自由，首先地、主要地被理解為欲望的自由，如同這位讀者的願景，「美女能夠予取予求」。從而，很多讀者和作者認為，「末世」是對人性真實的展現，在這個「無序」的「末世」世界中，人不再被任何規則秩序約束，人的本能欲望得以毫無遮掩的呈現和實現。煙雨江南的《狩魔手記》就以「欲望」作為主題：「當欲望失去枷鎖」。（《狩魔手記》內容簡介）

然而，「當欲望失去枷鎖」，這昭示的並不是人的自由，而是

---

<sup>17</sup> 煙雨江南：《狩魔手記》，《17K 小說網》：<https://www.17k.com/book/51958.html>（瀏覽日期：2020年6月30日）。

<sup>18</sup> 天下飄火：《黑暗血時代》，何足道兮的推薦書單，僅限《起點讀書》APP 閱覽，故無網址（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他的奴役之路：欲望衝破了人對它的羈絆，而反過來控制了人，統治了世界。所以，煙雨江南接著說：「當欲望失去枷鎖，就沒有了向前的路，只能轉左，或者向右。左邊是地獄，右邊也是地獄。」（《狩魔手記》內容簡介）而作為生存資源短缺的「末世」的欲望，欲望本身亦喪失了豐富自由的發展可能，不過是人的動物本能。因此，「末世」的「無序」，並沒有給予人自由發展的機遇，相反，它是要剝落文明賦予人類的一切超越性的翅膀，暴露出那原始的無法擺脫的根柢。正如《狩魔手記》，一開篇，便好一段繪聲繪色、驚心動魄的狩獵戰鬥的描寫，然而，如此興師動眾，不過是為了捕殺幾隻腐化的動物，謀取一餐，男主高強的素質與技能，不過是在求生路上較人先行一步。

而咬狗的《全球進化》對此有更明智的認識。「末世」啟動不久，主角劉暢的同伴之一醫生就意味深長地和他談饑餓、食欲：「對食物的欲望，會壓倒一切。」「經過饑荒的人，才知道人對食物的欲望有多麼可怕。」「人到餓時，哪怕前面是毒藥，也會先要填飽肚子再說。」<sup>19</sup> 劉暢曾殺了一對母子，因為不想讓他們敲詐分食自己獵獲的肉食。他為此心靈不安，醫生安慰他：「那我只跟你說一句——為了活著！」

為了活著！

不知道怎麼回事，劉暢聽到了這四個字之後突然感覺很安心，比任何大道理都顯得有用。躺回床上，劉暢品著這四個字……竟然出奇的睡了起來，而且睡的很安心。

---

<sup>19</sup> 咬狗：《全球進化》第 29 章，僅限《起點讀書》APP 閱覽，故無網址（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一覺睡到了第二天大亮。<sup>20</sup>

「為了活著！」整個「末世」裡都回蕩著這個聲音。甚至，在別的網路小說類型裡也有它的迴響。修真是為了能活下去，進娛樂圈參加綜藝拍電影是為了活下去，宮鬥宅鬥也是為了活下去……種種不得已，都是為了活下去。「活著」作為理由可以打破一切理智與道德的顧慮。而在「末世」的極端環境下，「活著」之外的所有顧慮更是合乎情理地徹底消失。這裡，「活著」的另一重面目被展示出來。它不僅是人們被迫的處境，而且成為人們自覺的信仰。它無限自我膨脹，吞噬了己身之外的一切存在，「僅僅是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它成為唯一的聲音。

從而，「末世」裡「活著」作為一種獨斷性的、排他性的意識形態霸權而呈現：「無所謂秩序，無所謂道義，保命和逃命成為整個恐怖之城的主旋律。」落實到個體行為上，「活著」更演變為一種破壞性的權力。「活著」是「我」的「活著」，只有「我」。必須搶奪、佔有、吞噬他人的「活著」，「我」才能「活著」。一切其他存在者，特別是同類，都是爭奪生存資源的競爭者，潛在的敵人。從而，「活著」就成為一場又一場連綿不絕的與他者的戰鬥。《全球進化》裡，曾有讀者對前述主角的殺人行為提出了異議，以為該母子罪不至死。但立刻有更多的讀者評論洶湧而上，抨擊這讀者，大力支持主角行為，認為，這對母子威脅到了主角的食物安全，也就危害到了主角的「活著」，從而成為敵人，可以加以誅滅。

因此，「末世」的「無序」，並不是真正的「無序」，它不過是推翻了傳統的文明秩序，確立了「活著」的惟我獨尊的破壞性的統治霸權。

---

<sup>20</sup> 咬狗：《全球進化》第 54 章。

所以，即使在那些「有序」的局部，仍然矗立著「活著」的絕對統治。比如軍隊或基地。「末世」小說裡，常常會有一個或一系列殘存或復建的國家力量建立的基地，庇護劫後餘生的普通人，維持基本的人類社會，試圖爭取克服「末世」的勝利。與那些肆無忌憚、毫無約束的「破壞」的個體相比，這些實施著嚴格的軍事化管理的軍隊或基地就是一個「秩序」的化身，它有著嚴明的紀律、縝密的制度，對自己的成員的最嚴厲的約束和最細緻最周密的安排，個體的欲望在這裡被壓縮到最低點。然而，雖然表現形式不同，這極端嚴格的秩序同樣也是「活著」對人的絕對的佔有和控制，同樣具備破壞性權力的本質。例如，《晉江》2019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的熱門作品《小蘑菇》，處於生化末世的人類龜縮在若干基地裡，他們必須時刻提防自己感染病毒變成異種。基地設立了審判庭，每日巡查，甄別出感染者並立即槍殺，不需要取證，不容許辯護，一旦做出判斷，就立即處決。這個審判庭，就是最堅硬的秩序，而同時，也是最強勁的「破壞」。而人們之所以同意將自己的一切權利交給「審判庭」這樣的一個存在，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活著。「審判庭」及其審判官對自己的行為的正義性的確信也始終不渝：「為了人類。」

於是，最後，「自由」轉化為「極權」，「活著」演變為「殺戮」？這樣的顛覆是怎樣實現的呢？

福柯曾經討論過現代社會權力運作的一種新模式，它集中在對人的肉身存在的照料、管理上，福柯稱之為「生命政治」。<sup>21</sup> 而我們從中可窺見現代社會權力運作的一個奧秘：民主制的現代社會，

---

<sup>21</sup> 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27-239。

讓渡予個人言論以及其他諸多方面的自由，卻通過對身體對生命的治理建立起隱秘而無孔不入的強權，並通過對意識形態對文化對話語的滲透、改造、創建，塑造了「生命」的至高無上的權威，而使這種強權合理化，粉碎一切對它的質疑。從而，如福柯所言，古典時代的破壞的、殺戮的君主專政的極權，順利地轉型為「生命權力」，溫柔地施行著它的治理。而哈特和奈格裡更明確地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統治，就是「生命權力」<sup>22</sup>，以「生命」為名、以生命為物件、以生命為手段，而構建的強權統治。

這，就是「末世」的「無序」裡潛伏著的真相。

而這在當代中國大眾當中，結合著中國傳統文化對「生」的價值的推崇，而凝結為對「活著」的執念，從觀念到實踐，排他地建立起自己的權威。從而，「活著」成為摧毀性的、孤獨的「活著」，個體與他人、人與其他存在者之間的聯繫全部崩裂，人只能「孤寂的，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

#### 四、「生命」的鬥爭

然而，「末世」小說在這樣宣揚「活著」的意識形態霸權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又在動搖甚至反駁它。《全球進化》裡，宣揚「物競天擇」、「弱者自然淘汰」的醫生，就是主角出於同情而救助的弱者。正是因為感激主角的無私救助與食物分享，醫生才毫無保留地把自己領悟的「真理」傾囊相告。實際上，主角組建的小分隊，核心隊員都是他從絕境中施以援手的老弱病殘，他們與他，守望相助，會相互自我犧牲而成全彼此。而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小分隊才

---

<sup>22</sup>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著，王行坤譯：《大同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6。

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在各種戰鬥中取勝，獲得了「活著」的珍貴機遇。而這樣的組織鬆散的小分隊，幾乎是「末世」小說的主角的標配。從《全球進化》到《二零一三》到易人北的《拾荒小分隊》，每個戰鬥在「末世」的主人公，無論從實用還是從煽情著眼，都需要一支小隊，若干戰友。

從而，我們看見了對「活著」的另一種演繹：不是孤寂，而是共處，不是殺戮，而是互助。

這在報紙糊牆的《高長與大黃》（2012年）表現得更為清晰。主角高長，從末世重生到末世來臨前幾個月。但與許多重生文主角不同，他不想囤積物資，應對末世，也不想提前與強者結盟，制霸末世。他最想做的事情，是改變小狗「大黃」——他自小養大的寵物，一個瘦弱無力的童年夥伴——被遺棄與死亡的命運。他選擇度過末世的方式，不是離群索居，而是與家鄉的村民共同生活在一個大院裡。他覺得，「這個三合院裡生活著許多人，而不像在城裡，大家把門各自緊鎖。一家人或一個人，瑟瑟發抖地躲在陰暗的角落裡猜測前方究竟還有怎樣的災難。不管有些人是否承認，人類都是群居動物，不管這個世界究竟嚴酷到哪種程度，只要和同類緊緊挨在一起，人們就會更有安全感。」經歷過一次末世，「高長已經受夠了一個人在黑暗中苟延殘喘，這一次他決定和別人共同面對末世。」<sup>23</sup>而最終，大黃化形成人，成為主角真正的伴侶，與他共同戰鬥，共同面對死亡。而與村民的群居雖然不似《二零一三》式的小分隊的理想主義的共同奮鬥，充斥著斤斤計較的日常瑣碎的利益爭執，但最終也磕磕絆絆地彼此陪伴著度過了末世。眾人怯懦、

---

<sup>23</sup> 報紙糊牆：《高長與大黃》第十四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516018>（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自保、貪利，但又保存著人類基本的同情心。主角沒有捨己為人的高尚心志，也沒有拯救世界的宏圖，他經營著自己的小世界，間或小心翼翼地拋灑一兩點善意，救濟周圍的老弱婦孺。

這是一個非典型的「末世」故事。但是它揭示的心理卻是極其典型的。即使到了「末世」，或者說，尤其是在「末世」，人也無法泯滅他的情感需求。他的「活著」，無法僅僅是肉體的。從而，我們的「末世」文裡，不僅僅有小分隊，還有「種田」。

「末世」種田文大概是「末世」小說中最具本土色彩的作品了。它將極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種田」與「末世」交融起來。主角帶著「金手指」，能在「末世」繼續生產糧食以及其它生活資料。因此，他／她養活了自己，養活了家人，還有親戚、鄰居、鄉人乃至路人……這些分享了他／她的食物的人們聚集在他／她的周圍，一起勞動，一起戰鬥。「末世」在這裡退卻了，蜷縮成為僅僅是外部環境的底色。生產取代了殺戮，唯樂共同體<sup>24</sup>取代了孤寂的「活著」的個人。

這裡，呈現了另一種「活著」或「生命」的邏輯。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生命權力」統治，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另一種「生命政治」。他們從福柯的那些被治理的「生命」出發，發現了「生命」對情感、對合作、對共同體的渴望和趨向。<sup>25</sup>它們成為勞動者對抗資本的統治的力量的源泉。從而，「生命」得到新的界定。「生命」本質上並不是被自然給定的人類存在形式，所謂「物競天擇」的自

<sup>24</sup> 關於「唯樂共同體」的概念，請參見陳立群：〈舌尖上的大同夢——論網路小說中的「美食」書寫〉，《河南教育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8年3月），頁79-84。

<sup>25</sup>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著，王行坤譯：《大同世界》，頁36-37、頁206。

然法則，實際上不過是資本統治的邏輯的隱喻。「生命」是可能性的賦予。「活著」的意識形態霸權並非天經地義。

於是，我們看見了另一種關於「生命」或「活著」的鬥爭。「人性」或「獸性」、「自然」或「文明」、「利益」或「情感」，不同的「活著」方式、不同的「生命」樣態在「末世」小說裡被展示出來，無意識地爭竟著。從而，「末世」小說的確是一個「生命」的演練場，不過，它探索的不是生存技巧，而是生命的本質。讀者們以為在「末世」小說中可以見到「人性的真實」，倒也並非虛言，但這不是無羈的欲望的宣洩，而是人的本質的實驗。「生命」——人的本質不是發現的，而是建設的。「末世」小說就是人性的建設的嘗試。

然而，在大陸「末世」網路小說中，這種嘗試幾乎是完全不自覺的。它缺乏明確的目標，也難得堅實的立場，隨時隨地，搖擺不定。

而這種蒙昧無知，這種動搖不定，反映的是底層化的大眾對未來的策劃的匱乏。

## 五、迷惘的「拯救」

在網路「末世」小說中，「末世」最終都會被拯救。結束「末世」，拯救人類的途徑通常有三：（1）主角帶領人類打敗了敵人——喪屍、病毒、抑或外星人，等等，人類獲得勝利與解放，文明復興。（2）人類找到了進化的途徑，並吸收消納了其它物種的進化基因，重新佔據生物鏈頂端。（3）天災自行終止，世界緩慢回復正軌。

「末世」小說的讀者與作者都把這樣的結局看作人類及其世界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看作人類新紀元的開端。然而，這很可能

只是一廂情願。戰勝敵人，驅逐敵人，使被威脅被損害的人類世界獲得安全，繼續發展，那就是讓世界回歸原有的存在模式，讓「末世」之前的「現世」得以賡續。而「進化」之途，表面上看，是宇宙的一大變局，人類自身的生物特性發生巨變，與其它物種的關係得到改善，自然環境、生態系統得到恢復，社會全方位地較現世有所改進變化。然而，這裡面，人們對人類的中心主導地位的追求其實並沒有改變。以及，什麼是「善」？什麼是「進步」？這些價值理念仍然是舊有的觀念，「改進」、「進化」是以舊有的現世的價值標準進行評估衡量指導的。而天災的自行終止，這更是明明白白的「現世」自行重返。綜而觀之，網路「末世」小說的「拯救」，其實就是把被「末世」撕裂、支解的人類及其世界復原了。也就是說，「末世」的拯救，本質上就是「末世」之前已存在的那個世界——「現世」的再世。即便不是現世的社會事物的復生，也是現世的權力體制、價值理念的再生產。

從而，在大多數「末世」文裡，「末世」只是一個意外，是不可抗拒的外力，是「現世」運行過程中偶然發生的「Bug」。如果能夠克服它，「現世」就能夠得到維持。相應的，如果「現世」能夠維持，「末世」就有可能避免。於是，有意無意地，它們牢牢地抓住「現世」不放，把「現世」當作對抗「末世」的心靈飛地和現實武器。這在後出的「末世」小說裡更為明顯，晚近一個相當流行的「末世」小說模式——「末世重生」，就是其中的典型。這裡面，重生到「末世」來臨之前的現世的主角瘋狂大採購，囤積物資，以應對末世。許多主角同時還配有一個隨身空間，來儲存這些物資。這顯示出一種對抗「末世」的思路：只要在「我」的身體周圍構建一個由現世之物組成的空間，讓現世在「我」周圍盡力維持住，「末

日」就不會降臨到「我」身上。

然而，這是「苟」吧？就是那種放棄了世界、放棄了戰鬥、只留下「我」、只剩下「活著」的求生攻略。這種「活著」，這種除了「活著」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東西存留的「活著」，與「末世」、與行屍走肉，有什麼差別呢？

然而，這種對「現世」的執著也許並非出於對現世的迷信迷戀，而是出於恐懼，恐懼一個比「現世」更可怕的未來。布迪厄指出，現代社會中，勞動者日益成為「不穩定的勞動者」，即其勞動時間、勞動報酬乃至勞動崗位都趨於不穩定狀態。<sup>26</sup> 麥克·大衛斯與斯坦丁也指出，「非正規的工人階級」在當代勞動者中所占的比例日益擴大。<sup>27</sup> 從而，阿倫特所指的被排斥在整個社會之外的「暴民」恐怕就不是極少數的例外，而將成為威脅著所有勞動者的「未來」。從而，人們並不是看不到「未來」，而是人們看到的「未來」都是向下的「未來」，一個階層徹底固化的「未來」，「向上的道路是斷絕的，向下的道路卻是敞開的。」這不就是「末世」嗎？所以，「末世」其實就是人們對「未來」的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就紮根在「996 是修來的福報」的當下，就紮根在 Google 總裁「98% 的人將被新技術時代淘汰」的預言中。那個新聞裡被智慧手機拒絕上車的老人，難道不就是我們的「未來」嗎？那個小說《北京折疊》裡被折疊的第三層，難道不是我們的「未來」嗎？所以我們緊緊扒著「現世」的車廂，生怕被它甩到「未來」的「末世」裡去。

---

<sup>26</sup> 布迪厄著，河清譯：《邊制野火》（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4。

<sup>27</sup> 轉引自王行坤：〈帝國時代的「大同書」——〈大同世界〉中譯版代序〉，《文藝理論與批評》，第 2 期（2015 年 3 月），頁 97-102。

於是我們都擠在「現世」裡，苟延殘喘，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當下的日子，一日日重複。活著。只能活著。只有活著。除了活著之外，不能給自己的存在找到另外的出路。這就是余華早已描寫過的《活著》。早有學者指出，余華的《活著》不是歷史的反思，不是個人或民族的苦難的記憶，而是一種現代性命運的預言。<sup>28</sup> 這就是它至今長盛不衰的原因。每個青年都在其中讀到了自己。

但是，這個對「末世」的恐懼不是該轉過去，不是朝向「未來」，而是面向「現世」、現實嗎？是現實使人們害怕喪失一切。是現實使人們有喪失一切、淪為赤貧、一無所有的預感。剝奪人們的一切、使人們淪為赤貧的東西，並不在「未來」，而就蘊藏在現實裡面。

所以，我們不應畏懼「末世」。相反，我們需要「末世」，需要真正的「末世」，作為對「現世」的終結。當我們真正展現「末世」的時刻，就是當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現世中何者不當留存的時候。那些必須終結的東西被揭發出來，被拋棄，我們才能有未來，有新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末世」的發生，「末世」的成長，就是「未來」的所在。

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大多數網路「末世」小說都還不夠格稱為「末世」。戴錦華指出，它們的「末世」都不是「末世」，而是「末世」之後。<sup>29</sup> 也就是說，它們的主題其實是關於「活著」、「持續」，而不是「終結」、「滅亡」。不過，也有一些作品，隱隱地現出了雛形。它們領悟到，它要寫的，它要構建的，就是「末世」，就是「現世」的一切的終結，就是人類本身的窮途末路。《晉江》作者

<sup>28</sup> 黃偉林：〈以堅忍的姿態承擔不可抗拒的苦難——余華〈活著〉的現代主義解讀〉，《南方文壇》，第5期（2007年9月），頁73-76。

<sup>29</sup> 這是筆者與戴老師的一次交談中，戴老師提出來的。

一十四洲 2019 年發佈的作品《小蘑菇》，就這樣介紹自己的內容：「到人類淪陷那一天。」<sup>30</sup>

人類淪陷的那一天，自然首先是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這個變化，不是自然的某個部分、某個環節出了意外，而是整個世界法則的動搖，物質的基本規定變得不確定，人與萬物隨時隨地相互結合，相互轉化。人類走到其窮途末路，無法再作為人類存在了。事實上，宇宙之弦隨時都在變動，一直都在變動，「末世」其實是常態，人及其世界才是意外的偶然。

但真正的末日還不是外部環境的絕境。真正的末日來自人類自己對抗末日的努力。它力圖保存自己的物種：圈養女性，繁殖生育，作為基本制度。然而，當人類違背自然與道德、強行地自我再生產的時候，人類文明也就失去了它的進步性與合理性，走到絕境了。人類女性的代表主動異化為怪物，叛離了人類。

小說最後還是不能免除俗套，讓世界獲得了穩定的頻率，安定下來，人類得以繼續存在。不過，提供這個頻率、犧牲自我拯救世界的，並不是人，而是一個小蘑菇，一個孢子類生物。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這個小蘑菇，它好奇地、幾乎置身事外地觀察著人類的興亡。而人類，最終是存在了嗎？它的社會形式、它的個體的身體，最後都面目全非了。「城市解體了。全球倖存者不到 5000，他們再也組織不出宏大的社會結構，或者是軍隊——這種東西。」「活到了現在的怪物，大多數已經取得了人類的基因……人類獲得了穩定，怪物也獲得了穩定。人類在智力上的優越早已終結。」「人類

---

<sup>30</sup> 一十四洲：《小蘑菇》內容簡介，僅限《晉江小說閱讀》APP 閱覽，故無網址（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活了下來，人類的時代宣告結束。」<sup>31</sup>

所以，作者不僅構想了人類的終局，而且構想了一個非人類的世界。而這，便是在人類之後的未來。終結人類，才能為人類開啟未來。為人類設計一個「末世」，人類才能得到拯救。「有人說是下落，我認為是上升。」。

這豈不就是「末世」原初的意義嗎？在「末世」，在「破壞」中棄除中，新世界誕生。所以，聖經說：「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sup>32</sup> 布洛赫就是據此提出了「末世烏托邦」：在徹底的顛覆中，新的世界、新的人類生存可能性才綻放。<sup>33</sup>

「末世」終於，漸漸顯露出來。而「未來」，也漸漸顯露出來。

這個，就是新生的「末世」小說的意義，就是它可能的命運：通過「末世」的啟示，傳達未來烏托邦的資訊，開啟未來的大門。

那麼，就讓我們期待「末世」小說的成長，期待「末世」真正生長出來，而「未來」也隨之得以呈現。

---

<sup>31</sup> 一十四洲：《小蘑菇》下部第 83 章。

<sup>32</sup> 《聖經·彼得後書 3:12-13》，現代標點和合本。

<sup>33</sup> 布洛赫著，夢海譯：《希望的原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頁 94、372。

## 引用書目

### 一、古籍

1. 《聖經》，現代標點和合本。

###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布洛赫著，夢海譯：《希望的原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
2. 布迪厄著，河清譯：《遏制野火》，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3. 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 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江蘇：譯林出版社，2007 年。
5.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著，王行坤譯：《大同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三、期刊論文

1. 王行坤：〈帝國時代的「大同書」——〈大同世界〉中譯版代序〉，《文藝理論與批評》，第 2 期，2015 年 3 月，頁 97-102。
2. 汪民安：〈何謂「赤裸生命」？〉，《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 6 期，2018 年 11 月，頁 88-96。

3. 蕭映萱：〈顛覆「傾城之戀」，重寫末世文明——評非天夜翔《二零一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2期，2019年4月，頁133-134。
4. 邵燕君：〈網路文學的「網路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第52卷第1期，2015年2月，頁143-152。
5. 晏暉：〈現代性場域下生存焦慮的生成邏輯〉，《探索與爭鳴》，第3期，2020年3月，頁84-92、194-195。
6. 陳立群：〈舌尖上的大同夢——論網路小說中的「美食」書寫〉，《河南教育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8年3月，頁79-84。
7. 黃偉林：〈以堅忍的姿態承擔不可抗拒的苦難——余華〈活著〉的現代主義解讀〉，《南方文壇》，第5期，2007年9月，頁73-76。

#### 四、網路資料

1. 《17K 小說網》：<https://www.17k.com/>
2. 《百度貼吧》：<https://tieba.baidu.com/>
3. 《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
4. 《起點中文網》：<https://www.qidian.com/>

